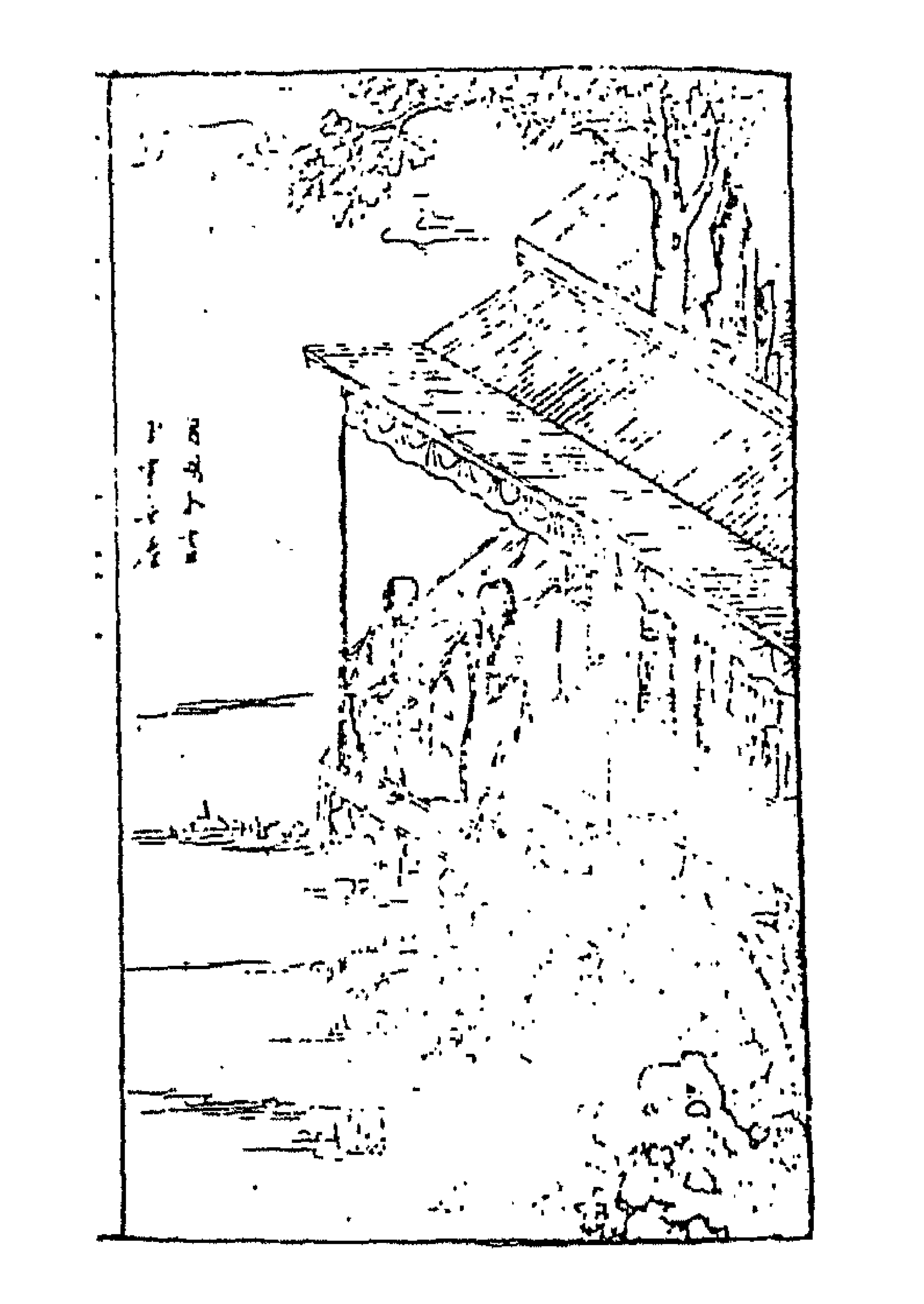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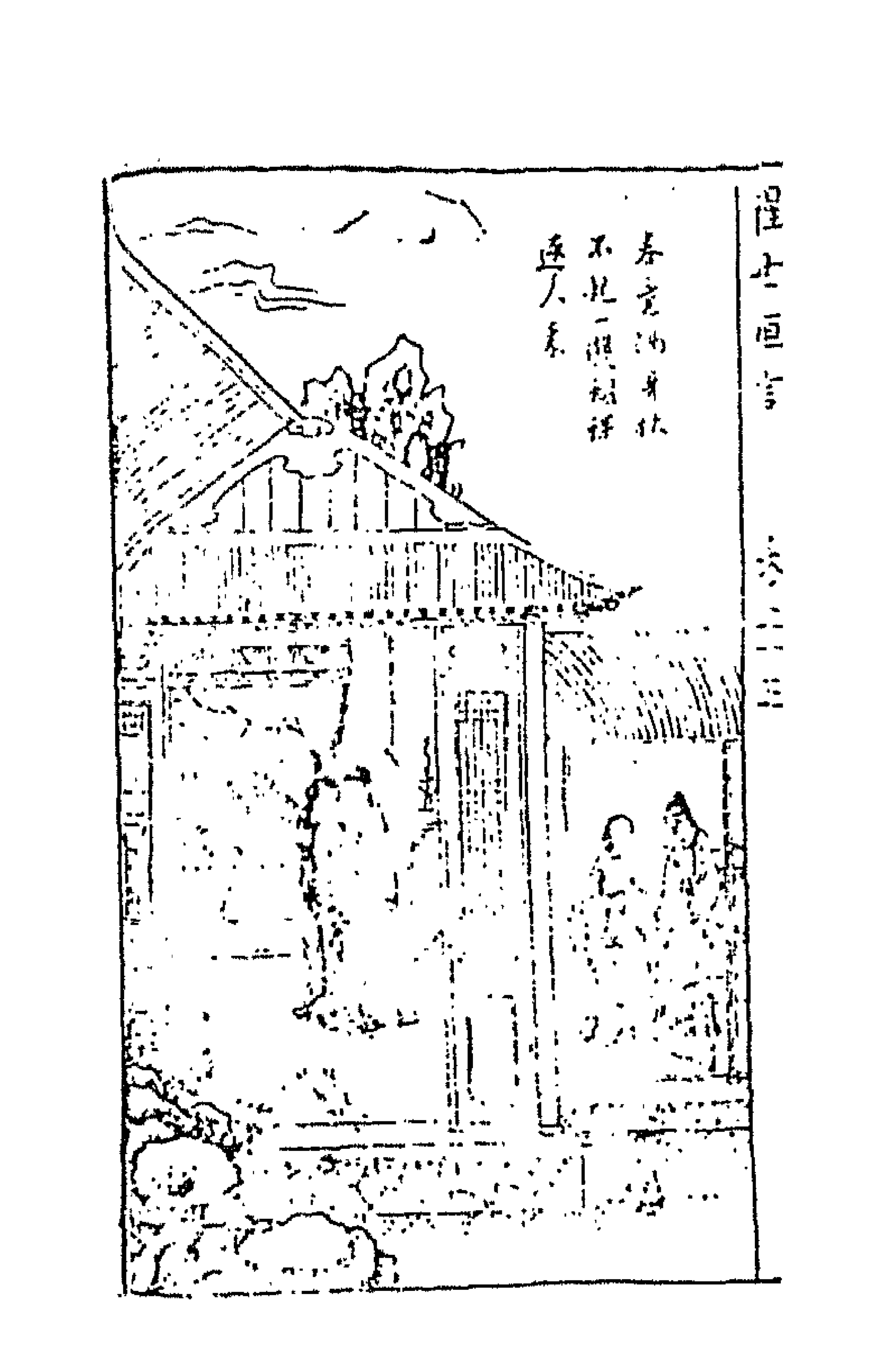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第二十三

金海陵縱欲亡身

昨日流鶯今日蟬　起來又是夕陽天
六龍飛轡長相窘　何忍乘危自着鞭

這四句詩是唐朝司空圖所作，他說流光迅速，人壽無多，何苦貪戀色慾，自促其命，看來這還是勸化平人的，平人所有者，不過一身一家，就是好色貪淫，還只心有餘而力不足，若是貴為帝王，富有四海，何令不從，何求不遂，假如商惑妲己，周愛褒姒，漢嬖飛燕，唐溺楊妃，他所寵者止于一人，尚且小則政亂民荒，

大則喪身亡國何況過色不依貪淫無度不惜廉恥不論綱常若是安然無恙皇天福善禍淫之理也不可信了如今說這金海陵乃是大金國一箇聰明天子只爲貪淫無道廢祖敗倫坐了十二年寶位改了三个年號初次天德三年二次貞元也是三年末次正隆六年到正隆六年大舉侵宋被弒于瓜洲大定帝即位追廢爲海陵王後人將史書所載廢帝海陵之事敷演出一段話文以爲將來之戒正是

後人請看前人樣　莫使前人笑後人

話說金廢帝海陵王初名迪古後改名亮字元功遼

王宗幹第二子也爲人善飾詐僞恩多猜忌殘忍任數年十八以宗室子爲奉國將軍赴梁王宗弼軍前任使梁王以爲行軍萬戶遷驃騎上將軍未幾加龍虎衛上將軍累遷尚書右丞留守汴京領行臺尚書省事後召入爲丞相初熙宗以太祖嫡孫嗣位海陵念其父遼王本是長子已亦是太祖嫡孫合當有天下之分遂使覬覦專務立威以壓伏人心後竟弑熙宗而篡其位心忌太宗諸子恐爲後患欲除去之與祕書監蕭裕密謀裕傾險巧詐因構致太傅宗本秉德等反狀海陵殺宗本遣使殺秉德宗懿及太宗子

孫七十餘人秦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本已死孫
乃取宗本門客蕭玉教以具款反狀令作主名上變
遍詔天下天下冤之蕭裕以誅宗本功爲尚書右丞
累遷至平章政事專恣威福遂以謀逆賜死此是後
話且說海陵初爲丞相假意儉約妾媵不過三數人
及踐大位後必頓萌淫志蠱惑自徒單皇后而下有
大氏蕭氏耶律氏俱以美色被寵凡平日曾與淫者
悉召入內宮列之妃位又廣求美色不論同姓異姓
名分尊卑及有夫無夫但心中所好百計求淫多有
封爲妃嬪者諸妃名號共有十二位昭儀至充媛九

此豈可使兒女見耶

国音图帖罷田病人叫父之謂

仗婕妤美人才人三仗殺直最下其他不可舉數大營宮殿以處妃嬪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牵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循傅黃金而後絢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這俱不必題起且說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駙馬都尉沒里野女也生而妖嬈嬌媚嗜酒跌宕初未嫁時見其父沒里野修台美女窮聲嬌金鉛不御丹硫磺樋如意帶等春藥不知其何所用乃竊以問侍婢阿喜留可道此名何物何所用而郎罷因急急治之阿喜留可道此春藥也男子與婦人交不能久戰者

則用之以取樂。阿里虎問道：何爲交合？阿喜留可道：雞踏雄犬交戀，即交合之狀也。阿里虎道：交合有何妙處，而人爲之？阿喜留可道：試之時亦覺難當，試再試二，便覺暢美。阿里虎聞其言，哂笑不已，情若有不禁者。問道：爾從何處得知如此？阿喜留可笑道：奴奴曾嘗此味來。無何，阿里虎嫁于宗室子阿虎迭，生女重節，七歲。阿虎迭伏誅，阿里虎不待開喪，携重節再醮宗室南家。南家故善淫，阿里虎又以交所發方修合春藥，與南家晝夜宣淫。重節熟覩其醜態，阿里虎恬不諱也。久之，南家發揭而死，南家父突葛速爲

南京元帥都監知阿里虎淫甚驕惡莫能禁止因南家死遂携阿里虎往南京幽閉一室中不令與人接見阿里虎向聞海陵善嬲戲好美色恨天各一方不得與之接歡至是沉鬱煩懣無以自解且知海陵亦在南京乃自圖其貌題詩于上詩曰

阿里虎阿里虎夷光毛嬙非其伍一旦夫死來南京突葛爬灰真虗苦有人救我出牢籠脫却從前從後苦

題畢封緘固密拔頭上金簪一枝銀十兩賄嬲監守閽人送于海陵海陵稔聞阿里虎之美未之深信

見北圖不覺手舞足蹈喜慕不止。于是托人達突葛
速、欲娶之。突葛速不從。海陵故意揚言突葛速有新
臺之行、欲突葛速避嫌而出之。突葛速知海陵之意、
只不放出。及登位二日、詔遣阿里虎歸父母家、以禮
納之宮中。阿里虎蓋嗜酒喜淫、海陵恨相見之晚、數
月後、特封賢妃、再封昭妃。一日、阿虎迭女重節來朝
重節為海陵再從兄之女、阿里虎其生母也。留宿宮
中。海陵狎至、見重節年將及笄、姿色嬌媚、異諸女
不覺情動、思有以中之。而虞阿里虎之沮己、乃高張
燈燭、令室中輝煌如晝、日傳淫藥與阿里虎[illegible]

崖衷心豈人器所爲哉

賴裸逕而往以動重節重節聞其嬉笑聲潛起以藝鑽穴隙窺之神凝心醉幾欲破戶闖前羞縮自止并陵聞讙至四鼓方止諸嬪咸滅燭就寢寂然無聲獨重節咬指撫心倏起倏臥席不得煖只得和衣擁被長歎歪眠忽聞阿里虎牀復有聲欲再起窺之頭岑岑不止倚枕聽之又聞有擊戶聲重節不應擊聲甚急重節問爲誰海陵揑作侍嬪取燈聲以促其開重節強起拔去門栓海陵突入摟抱接唇重節欲脫身逃去海陵力挽就榻中以手探其股間則單裙無裡兩股滑膩如脂乃撫摩調弄重節情亦動乃以袖掩

未老健忘乃淫心自誅耳

面任其作爲不戾劍之特甚爭奈海陵興發如狂陽鉅如杵略加點破猩紅濺于裙褶重節于是時皺眉嚙齒嬌聲顫作幾不欲生再三求止遂輕輕款款若點水蜻蜓止止行行如貪花蜂蝶盤桓一夜謔浪千般置阿里虎于不理者將及旬矣阿里虎欲火高燒情煙陡發終日焦思竟忘重節之未出宮也命諸侍嬪偵察海陵之所在一侍嬪曰帝得新人摘却舊人矣阿里虎驚問道新人爲誰幾時取入宮中侍嬪答道帝幸阿虎重節于昭華宮娘娘因何不知阿里虎面皮紫漲怒發如火搥胸跌腳詬詈重節侍嬪道孃

不知是何人話

娘與之爭鋒恐惹笑耻且帝性躁急禍且不測阿里虎道彼父已死我身再無恩義久絶我怕誰笑話我誓不與此淫種俱生帝亦奈我何哉侍婢道重節少艾帝得之勝百斛明珠娘娘齒長矣自當甘拜下風何必發怒阿里虎聞誚愈怒道帝初得我誓不相捨詎意來此淫種奪我口食乃促步至昭華宮見重節方理粧一婢捧鳳釵于側遂向前批其頰罵道老漢不仁不顧情分貪圖淫樂固爲可恨汝小小年紀又是我親生兒女也不顧廉耻便與老漢苟合豈是有人心的重節亦怒罵道老賊不知禮義不識羞耻明

寫得是

燭張燈與諸嬪裸裎奪漢求快于心我因來朝踏此淫網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正怨你這老賤只圖利己不怕害人造下無邊惡孽如何反來打我兩下言語不讓一句扭做一團結做一塊衆多侍嬪從中勸釋阿里虎忿忿歸宮重節大哭一場悶悶而坐頃之海陵來見重節面帶憂容兩頰淚痕猶濕便促膝近前偎其臉問道汝有甚事如此煩惱重節沉吟不荅侍嬪道那妃娘娘批貴人兩頰辱罵陛下是以貴人失歡海陵聞之大怒道汝勿煩惱我當別有處分是日阿里虎回宮盃嚳酒無聊詆訾海陵不已等度

遣人責譲之阿里虎恃無忌憚暗以衣服遺前夫南家之子海陵偵知之怒道身已歸我尚髙遠之情猶未斷也由是寵衰海陵制凡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號假廝兒有勝哥者身體雄壯若男子給侍阿里虎本位見阿里虎發愁抱病夜不成眠知其慾心熾也乃托宮豎市角先生一具以進阿里虎使勝哥試之情若不足與更有餘副是與之同臥起日夕不須臾離廚婢三娘者不知其詳密以告海陵道勝哥寔是男子扮作女耳給侍昭妃非禮海陵曾幸勝哥知其非男子不以為嫌惟使人誡阿里虎勿箠三

賢后

阿里虎淫花

[illegible]

娘阿里虎怒三娘之洩其隱也撈殺之海陵聞昭妃閣有死者想道必三娘也若果爾吾必殺阿里虎值之東然是月為太子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殺從單后又幸諸妃嬪為之哀求乃得免勝哥畏罪先仰藥而死阿里虎聞海陵將殺巳又見勝哥先死亦絕粒不食日夕焚香禱天以冀脫死逾月阿里虎巳委頓不知所為海陵乃使人縊殺之并殺侍婢苹三娘者因此不復幸昭華宮出重節為民聞妾後屢召妻出入昭妃位焉柔妃彌勒者耶律氏之女生有國色族中人無不奇之年十歲[illegible]亦[illegible]

謂異于衆人、衆舞浩嘆誇羨、其母與鄰母善、時時要
爲賓主、鄰母之子盼窮都盧年十二歲、丰姿頗美、聞
胥與彌勒見戲于房中、互相嘲謔、遂及于亂說話的
那十二歲的孩兒和那十歲的女兒曉得甚麼做作
祇無過是頑耍而已、怎麼就說个亂字、看官們有所
不知、北方男女、生得長大倜儻、容易知事、况且這些
騷達子幹事、不瞞着兒女、他們都看得慣熟了、故此
小小年紀便弄出事來、光陰荏苒、約摸有一年多光
景、一日也是合當敗露、彌勒正在房中洗浴、忘記上
了門閂、恰好盼窮都盧闖進房來、彌勒忙忙叫他回

去說媳要來看浴湯。那哈密都盧見彌勒雪白身子在那浴盆中。有如玉柱一般。歡喜得了不得。偏要共盆洗浴。彌勒苦不肯容。正在拘執。宣聞其母突至。哈密都盧乘間逃去。母大怒將彌勒痛箠戒訓。防嚴密再不得與哈密都盧綢繆歡狎。倏經天德二年。彌勒年已踰笄。海陵聞其美也。使禮部侍郎迪輦阿不。取之于汴京。迪輦阿不者。華言蕭拱也。爲彌勒女兄擇特懶之夫。芳年美貌。頗識風情。一見彌勒。心神搖動。懼憚海陵。強自沮遏。不意彌勒久別哈密都盧。慾火甚熾。見迪輦阿不生得標致。心裏便有幾分愛他

只是船隻各居難以通情達意彌勒遂心生一計詎言鬼魅相侵夜半輒吶喊不止相從詎娛無可奈何只得請邇鞏阿不同舟共濟果爾寂然從舁實不察其隱衷也于是眉目相謂情與如火彼此俱不能遏遇晚便同席飲食諧浪無所不至所以不瘥上手者邇鞏阿不謂彌勒真處子恐點破其艷海陵見罪故耳一晚維舟傍岸大雨傾盆而下正欲安眠忽聞歌聲聒耳邇鞏阿不處有穿窬坐而聽之乃岍上更夫倡和山歌歌云

雨落沉沉不見天　八哥兒飛到畫堂前

洽合人心人實勝妙

鷰子無窠梁上宿　阿姨相伴姐夫眠

趙聾阿不聽見此歌歎道作此歌者明是譏誚下官豈知下官並沒這樣事情諺云年內不喫得空愁一身膘也歎息未畢又聞得窣窣似有人行定睛一看只見彌勒踽踽凉凉緩步至床前矣趙聾阿不驚問貴人何所見而來彌勒道聞歌聲而來官人豈年高耳聾乎趙聾阿不道歌聲聒耳下官正無以自明貴人何不安寢彌勒道我不解歌欲求官人解一個明白趙聾阿不遂將歌詞四句逐一分析講解彌勒不覺面赤耳熱偎着趙聾阿不道山歌原來如此官人

尼求達人人亦乃甚一時身命俱何可不畏歟

豈無意乎。是驚阿不覺于牀前告道。下官心非木石。豈能無情。但懼主上聞知。取罪不小。彌勒便摟抱他起來。說道。我和官人是至親瓜葛。不比別人。到主上跟前。我自有道理支吾。不必懼怕。當下兩個興發如狂。就在舟中成其雲雨。但見

鶯忙蝶戀。弱態難支。水潑露滋。嬌聲細作。一個原是慣熟風情。一個也曾嘗滋味。慣熟風情的。到此夜盡呈伎倆。略嘗滋味的。喜今番方稱情懷。一個道大漢果勝似孩童。一個道小姨又強如阿姨。一個顧不得女身點破。一個顧不得王命緊嚴。

盧

驀雲雨百年情果然色膽天來大
一路上朝歡暮樂荏苒就延道出燕京迪輦阿不失
蕭仲恭爲燕京留中見彌勒面貌知非處女乃歎道
上必以疑殺我矣却不知我之果有染也已而入宮
彌勒自揣事必敗驚惶無地見海陵來淚交頤下
戰慄不敢迎海陵深與大作遂列燭兩行命侍嬪脫
其衣而淫之彌勒權飾不來只得任其做作海陵見
非處女大怒道迪輦阿不迺敢盜爾元紅可惱可恨
呼宮豎細綁彌勒審鞫其詳彌勒泣告道妾十三歲
時爲哈密都盧所淫以至于是與迪輦阿不實無干

已失承幸
胃以厭人

涉海陵吒問紹宮都盧何在彌勒道死已久矣海陵道紹宮都盧死時幾歲彌勒道方十六歲海陵怒道十六歲小孩童豈能巨創汝耶彌勒泣告道賤妾死罪實與廸輦阿不無干海陵笑道我知道了是必紹宮多虛取汝元紅廸輦阿不乘隙入穀也彌勒頓首無言即日遣出宮致廸輦阿不于死彌勒出宮數月海陵思之復召入封爲充媛封其母張氏華國夫人伯母蘭陵郡君蕭氏爲莘國夫人越日海陵詭以彌勒之命召廸輦阿不妻擇特懶入宮亂之笑曰廸輦阿不善竊混水脈弃汪其妻以報之進封彌勒爲貴

妃以擇特懶給傳本位時行幸為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定哥姓唐括氏眼横秋水如月殿姮娥眉插春山似瑤池玉女說不盡的風流萬種窈窕千般海陵在汴京時偶于簾子下瞧見定哥美貌不覺魂散魂飛痴呆了半晌自想道世上如何有這等一个美婦人倘落在別人手裏豈不可惜便時時着人打聽是誰家宅眷探尋人回報是節度使烏帶之妻極是好風月有情趣的人只是沒人近得他他家中侍婢極多止有一个貴哥是他得意了鬟常川使用的這貴哥也有幾分姿色海陵就思量一覓計策差人去尋

簪剃不引像大宋景宜淺仿北華

著烏帶家中府常走動的一个女待詔叫他到家裏來與自己篦了頭賞他十兩銀子這女待詔曉得海陵是个猜刻的人又怕他威勢千推萬阻不敢受這十兩銀子海陵道我賞你這幾兩銀子自有用你處你不要十分推辭女待詔道但憑老爺分付若可做的小頻人盡心竭力去做就是怎敢望這許多賞賜海陵笑道你不肯收我銀子就是不肯替我盡心竭力做了你若肯為我做事日後我還有擡舉你處女待詔道不知要婦人做甚麼事海陵道大街南首高門樓內是烏帶節度使衙內麽女待詔答道是節度

使衙海陵道鬧你常常在他家中篦頭果然否女侍詔道他夫人與侍婢俱用小婦人篦頭海陵道他家中有一个丫鬟呼做貴哥你認得否女侍詔道這个是夫人得意的侍婢與小婦人極是相好背地裏常常與小婦人東西照顧着小婦人海陵道夫人心性何如女侍詔道夫人常謹嚴厲言笑不苟只是不知爲甚麽歡喜這貴哥憑着他十分惱怒若是貴哥站在面前一劃天大的事也冰消了所以衙内大小人都畏懼他海陵道你既與貴哥相好我有一句話央你傳與貴哥女侍詔道貴哥莫非與老爺沾親帶骨

麼海陵道不是女待詔道莫非與衙內女使們是豈眷往來老爺認得他麼海陵也說不是女待詔道莫非原是衙內打發出去的人海陵道也不是女待詔道既然一些沒相干要小婦人去對他說甚麼話海陵道我有寶環一雙珠釧一對央你轉送與貴哥說是我送與他的你肯拿去麼女待詔道拿便小婦人拿去只是老爺與他既非遠親又非近鄰平素不相識乎白地送這許多東西與他倘他細細盤問時叫小婦人如何答應海陵道你說得有理難道教他猜啞謎不成我說與你聽須要替我用心委曲不可悦

事女待詔道分付得明白婦人自有處置海陵道我兩日前在簾子下看見他夫人立在那里十分美貌可愛只是無緣與他相會打聽得他家只有你在裏面走動夫人也只歡喜貴哥一人故此賞你銀子央你轉送這些東西與他要他在夫人跟前遞一個信兒引我進去博他夫人一宵恩愛女待詔道偷寒送暖大是難事況且他夫人有些古怪兜搭婦人如何去做得海陵怒道你這老虔婆敢說三個不去麼我目下就斷送你這老豬狗只這一句諕得女待詔毛髮都豎了抖做一團道婦人不說不去只說是件難

必須從容緩款，性急不得，怎麼老爺就發起惱來，海陵道，我如今也不惱你了，只限你在一個月內，要圓成這事，不可十分怠緩。女待詔唯唯連聲，跑到家中，弄計了一夜，沒法入脚，只得早早起來，梳洗完畢，就把寶環珠釧藏在身邊，一徑走到烏帶家中，迎門撞見貴哥，貴哥問道，今日有何事，來得恁早。女待詔道，有一个親眷，為些小官事，有兩件好首飾，托我來府中變賣些銀兩，是以早來。貴哥道，首飾在那里，我用得的麼。女待詔道，正是你們用得的，你換了他的倒好。貴哥道，要幾貫錢，拿與我看一看。女待詔道，到府

中纔把與你看，貴哥引他到了自家房內，便向廚櫃裏撿些點心果子請他吃，問他討首飾看，那女待詔在身邊摸出一雙寶環放在桌子上，那環上是四顆祖母綠鑲嵌的，果然耀日層光，世所罕見，貴哥一見滿心歡喜，便說他要多少銀子，女待詔道他要二千兩一隻，四千兩一雙，貴哥聽說道我只說幾貫錢的東西，我便出得起，若說這許多銀子，莫說我沒有，就是我夫人，一時間也拿不出來，只好看看罷，又道待我拿去與夫人瞧一瞧，也識得世間有這般好首飾，女待詔道，且慢着，我有句話與你說个明白，拿去不

遲貴哥道有話儘說不必隱瞞女侍詔道我手你日
常看顧感恩不盡今日有句不識進退的話說與你
聽你不要惱我不要怪我貴哥道你今日想是風了
你在府中走動多年那一日不說幾句話怎的今日
說話我就怪你惱你不成你說你說女侍詔道這環
兒是一个人央我送你的不要你的銀子還有一雙
珠釧在此連忙向腰間摸出珠釧放在桌子上貴哥
見了笑道你這婆子說話真個風了我從幼兒來在
府中再不曾出門去又不曾與甚人相熟為何有人
送這幾千兩銀子的首飾與我想是那个要央人做

前程你妻子在外邊指着我老爺的名頭說騙他這些首飾今日露出馬脚恐怕我老爺知道你故此早來府中說這話騙我女待詔道若是這般說我就該死了你將耳朵來我悄悄說與你聽貴哥道這里再沒有人來聽的你輕輕說就是了女待詔道這寶環珠鈿不是別人送你的是那遼王宗幹第二世子見做當朝右丞領行臺尚書省事完顏迪古老爺央我送來與你的貴哥笑道那完顏老爺不是那白白淨淨沒髭鬚的俊官兒麼女待詔道正是那俊俏後生官兒貴哥道這到奇了他雖然與我老爺來不

言出如山老婆子原有膽氣

過是人情體面上走動既非府中族分親戚又非通家兄弟並不曾有杯酌往來若說起我一面也不曾相見他如何肯送我這許多首飾女待詔道說來果忒希奇忒好笑我若不說便不是受人之託終人之事我若輕輕說出來連你也喫一個大驚貴哥笑道果是甚麽事情你須說個明白女待詔纔定了喘息低了聲音附着貴哥耳朶說道數日前完顏右丞在街上過恰好你家夫人立在簾子下面被他瞧見了他思量要與你夫人會一會兒沒個進身的路頭打聽得只有你在夫人跟前說得一句話故此央我拿

這寶環珠鐲送與你要你做个針兒將線引你說稀奇也不希奇好笑也不好笑貴哥道痴呆甚緊在陰溝洞裏指望天鵝肉喫忒差做夢了夫人好不兜搭性子侍婢們誰敢在他跟前道個不字莫說眼生面不熟的人要見他就是我老爺與他做了這幾年夫妻他若不喜歡時等閒不許他近身怎麼完顏右丞做這個大春夢來女待詔道依你這般說大事成不得了我依先拿這環鐲送還了他兩下撒開省得他來絮聒那貴哥口裏雖是這般回復偷看了這兩雙好環鐲有些眼黃地黑心下不舍得還他便對女

待詔道你是老人家積年慣馬泊六的主子又不是少年媳婦不曾經識事的又不是頭生兒爲何這般性急凡事須從長計較三思而行世上那里有一鍬掘個井的道理女待詔道不是我性急你說的話沒有一些兒口風教我如何去回復右丞不如送還了他這兩件首飾倒得安靜賈哥道說便是這般說且把這環釧留在我這里待我慢慢地看個方便時節讓探一個消息回話你若有得一線的門路我便將這物件送了夫人你對右丞說另拿兩件送我何如女待詔道這個使得只是你須要小心在意緊差

清夜聞笙風月遊人此夫人觸景傷懷小姐子、、小說、、也

緊做不可耍得破洋了我過兩三日就來討個消息好去回復右丞說罷呼聲聒噪去了貴哥便把這東西放在自巳箱內隱暗算計不敢提起一夕曉月明如晝玉宇無塵定哥獨自一个坐在那軒廊下倚著欄杆看月貴哥也上前去站在那里細細地瞧他的面龐果是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只是眉目之間覺道有些不快活的意思便猜破他的心事八九分淡淡的說道夫人獨自一个看月也覺得淒凉何不接老爺進來杯酒交歡同坐一看更熱鬧有趣定哥皺着眉道從來說道人月雙清我獨自

生在月下雖是孫另還不辜負了這好月若被這腌
臢濁物來舉盃邀月可不被嫦娥連我也笑得俗了
貴哥道夫人在上小妮子蒙恩擡舉却不曉得怎麼
樣的人叫做趣人怎麼樣的叫做俗人定哥笑道你
是也不曉得我說與聽你日後揀一个知趣的纔嫁
他若遇着那般俗物寧可一世沒有老公不要被他
污辱了身子貴哥道小妮子望夫人皆教定哥道那
人生得清標秀麗倜儻脫洒儒雅文墨識重知輕這
便是趣人那人生得麤頑蹝猥獕濁蠢惡取憎討厭
齷齪不潔這便是俗人我前世裏不曾栽修得如今

貴哥大笑妙口談笑太平冷中看熱從悅而實形容

嫁了這个濶物，那眼稍裏看得他上，到不如自家看看月倒還有些趣。貴哥道：小妮子不知事，敢問夫人比如小妮子，不幸嫁了个俗丈夫，還好再尋个趣丈夫麼？定哥哈哈的笑了一聲道：家妮子倒說得有趣世上婦人只有一个丈夫，那有兩个的理？這就是偷情不正氣的勾當了。貴哥道：小妮子常聽人說有偷情之事，原來不是親丈夫，就叫偷情了。定哥道：正是你他日嫁了丈夫，莫要偷情。貴哥帶笑說道：若是夫人包得小妮子嫁得个趣丈夫，又去偷什麼情？儻或像了夫人今日眼前人不中意，常常討不快活，又不

如背地裏另尋一个清雅文物知輕識重的與他情地往來也曉得人道之樂終不然人生一世艸生一秋就只管這般悶昏昏過日子不成那見得邪正氣不偷情的就舉了節婦名標青史定哥半晌不語方纔道妮子禁口勿得胡言恐有人聽得不當穩便貴哥道一府之中老爺是主父夫人是主母再無以次做得主的人老爺又趁常不在府中夫人就真个有些小做作誰人敢說个不字況且說話之間何足為慮定哥對着月色歎了一口氣欲言還止貴哥又道小妮子是夫人心腹之人夫人有甚心話不要瞞我

定哥道你方纔所言我非不知只是我如今好似籠中之鳥就有此心眼前也沒一个中得我意的人空費一番神思了假如我眼裏就看得一个人中意也沒个人與我去傳消遞息他怎麽到得這里來貴哥道夫人若果有得意的人小妮子便做个紅娘替夫人傳書遞柬怎麽夫人說沒人敢去定哥又迷迷的笑一聲不答應他貴哥轉身就走定哥叫住他道你往那里去莫不是你見我不答應心下著了忙麽我不是不答應只笑你這小妮子說話倒風得有趣貴哥道小妮子早間拾得一件寶貝藏放在房裏要去

知音難[illegible]
恐自悮

拿來與夫人識一識寶定哥道怎麼寶貝那里指發來的我又不是識寶的三叔公貴哥也不回言忙忙的走回房中拿了寶環珠釧遞與定哥道夫人這兩件首飾好做得人家的聘禮麼定哥拿在手裏看了一回道這東西那里來的果是好得緊隨你甚麼人家丁聘也沒這等好首飾落盤除非是皇親國戚駙馬公侯人家纔拿得這樣東西出來你這妮子如何有在身邊實實的說與我聽貴哥道不敢瞞夫人說這是一个人央着女待詔來我府裏做媒先行來的茶禮定哥笑道你這妮子真个害風了我無男無女

又沒姑娘小叔女待詔來替那个做媒賞哥道他說不說男說女也不說姑娘小叔他說的媒遠不遠千里近只在目前定哥道難道女待詔來替你做媒賞哥道。小妮子那得福來。消受這寶環珠釧。定哥道難道替侍女中那一个做媒不成算來這些妮子一發消受不起了賞哥道使女們如何有福消受這件只除是天上仙娥瑤臺玉女像得夫人這般人物纔有福受用他。定哥笑道據你這般說我如今另尋一个頭路去做新媳婦作與女待詔做个媒人你道妮子做个從嫁罷賞哥跪在地上道若得夫人作成女待

叨夫人許多做作這丫頭許多賣弄

說小妮子情願從舉夫人定哥又嗐嗐地笑了一聲把貴哥打一掌道我一向好看你你今日真真害風說出許多風話來倘若被人聽見豈不連我也沒了體面貴哥道不是妮子胡言亂道真真實實那女待詔拿這禮物來聘夫人定哥掀眉倒豎星眼圓睜勃然怒道我是二品夫人不是小戶人家孤孀娼婦他怎敢小覷我把這樣沒根蒂的話來傒落我明日對老爺說着人去拿他來拷打他一番也出這一口氣貴哥道夫人且莫錯怪待小妮子悄悄地說出來聞夫人一場好笑俗語云不說不笑不打不鬧只爲小

娘子說出來夫人又笑又叫定哥一向是喜歡貴哥的大凡有事發惹見了貴哥就解散了何况他今日自家的言語唐突怎肯與他計較故此順口說道你說我聽那一腔怒氣直走到瓜哇國去了貴哥道幾日前頭有一个尚書右丞打從俺府門首經過瞧見夫人立在簾子下面生得嬌嬈美艷如毛嬙飛燕一般他那一點蒐靈兒就掉在夫人身上歸家去整整欣昏迷痴想了兩日再不得湊巧兒遇見夫人因此上托這女待詔送這兩件首飾與夫人求夫人再見一面夫人若肯看覷他便再在簾子下與他一見也

一語就知心性不[illegible]

好收他這兩件環釧況這个右丞就是那完顏建古好不生得聰俊洒落極是有福分的官兒𢑤來夫人也曾瞧見他來定哥回頭作喜道莫不是常來探望老爺的那少年官兒麽生得到也清俊文雅只是這个人心性是不常的貴哥哈哈的笑道從來相面的先生與人對坐着半日從頭看到脚下又相手摸腰還只知面不知心夫人略瞧右丞一瞧連心都瞧見了豈不是兩心相照定哥道丫頭莫要嚛我且問你那女待詔怎麽樣對你說你怎麽樣回話那女待詔貴哥道那女待詔是個老作家恐怕一句說出來惹

兩妮女待詔甚好

自己又撲一行引

是非到了身上便伸進吐出圐圙圐圙遶遶地說將來我說老婆子你不消多說了以定是有那个人兒看上了我家夫人你思量做個馬百六尋苦扯扯拽拽掰掰佈這個大套子那女待詔便拍手拍脚的笑起來說道好個乖乖姐姐像似被人開過聰明孔了一猜就猜着被小妮子照臉一口啐唾罵他道老虔婆老花娘你自沒廉恥被千人萬人開了聰明孔纔學得這覓頭生意我是天生天化踏着尾巴頭便動的那个和你這虔婆取笑那女待詔道好姐姐你不須發惱我不過是越口取笑你難道你這般决烈索性

的姐姐身邊就肯添个影人兒小妮子道你這般說且饒你去不許在此胡纏那女待詔又道我特特爲着夫人來被你搶白這一頓怎麼教我就去了你且把夫人平日的性格說說我聽我是傍面相聞聲相揣骨相麻衣相達摩相一下我就知道他的心事了小妮子便道若問別樣心事我實實不曾曉得若說我夫人正色治家嚴肅待衆見我們一些笑容也是沒有的誰敢在他跟前把身子側立立兒那女待詔道若依這般說就恭喜賀喜我這馬百六穩穩地做成了小妮子道你這般胡嘲亂講莫不惹得打下截

來他道我是依看相書上相夯的小奴子道相書上那一本有如此此說話他道俗語說得好落恪恰不要惹他臉兒很狠一問就肯定哥正呷着一口茶聽見貴哥這些話不覺笑了一聲噴茶滿面罵道這虔婆一味油嘴明日叫他來打他幾个耳聒子撓饒他說罷話時節燈已盡織女横斜漏下二鼓矣貴哥伏侍定哥歸房安置就問道這兩件寶貝放在那裏好定哥道且放在我首飾箱內好好鎖着貴哥依言收拾不題俗說貴哥得了定哥這个光景心中揣定有人尤分路的事也安眾了一夜到次日清晨定哥在

粧閣梳裹貴哥踮在那里伏侍他看見他眉蹙㞑然比每日歡喜的不了便從傍插一嘴道夫人今日何不着人去叫那虔婆來打他一頓定哥笑道且從容那婆子自然來貴哥道不是小妮子性急實是氣那老虔婆不過定哥道當怒火炎惟恐水制你不消性急貴哥又悄悄道大凡做事只該一促一成倘或夜長夢多這般一个標致人物被人接上了那時便遲了定哥道他自標致要他做甚麽貴哥道不是小妮子多言老爺常常不在家夫人獨自一个頗是凄冷小妮子又要溺尿猶不得夫人的脚待這標致人來

替夫人搧一搧、也强如冬天用湯婆子、夏天用竹夫
人、定哥道、丫頭多着、我不要你管、貴哥道、小娘子衆
夫人擡舉、故替夫人、就要怎麼說个管着夫人、定哥
也不荅應他的說話、向身邊鈔袋內摸出十兩一錠
的銀子、遞與貴哥道、我把這銀子賞賜你、拿去打一
雙鐲兒戴在臂膊上、也是伏侍我一場思念你、不可
與衆人知道、貴哥叩頭接了銀子、對定哥道、一絲爲
定、萬金不移、夫人既賜、謝了、媒婆、媒婆即着人去尋
女待詔、約那人晚上到府中來、定哥掩口胡盧道、貴
花女兒做媒、自身難保、世顧那有未出嫁的媒婆、貴

肯此娘子那得不羞羞

哥道虔婆也是女兒身尋道女兒就做不得虔婆定哥又笑道你說話真個乖巧好笑只是人生路不熟羞答答的怎好去約他貴哥道別的事怕羞這事兒只有小娘子女待詔知道怕恁麼羞俗語道得好羞一羞抽一抽羞兩羞抽兩抽只顧羞只顧抽若不羞便不抽定哥道好女兒你怎麼學得這許多鬼話兒在肚裏兩个一遞一句說得梳粧事畢貴哥便走到驛上分付當直的去叫女待詔來夫人要篦頭絞面當直的道夫人又不出去燒香赴筵席為何要絞面貴哥道夫人面上的毛可是養得長的你休多管閒

車當直的道少刻女待詔來姐姐的毛一一發與他發一絞省得養長了攙着擔寶哥哼了一聲進裏面去了不移時女待詔到了見過定哥定哥領他到粧閣上去篦頭只叫貴哥在傍伏侍其餘女使一个也不許到閣兒上來女待詔到得粧閣上頭便打開家伙包兒把篦箕一個個擺列在桌子上恰是一個大梳一個通梳一個掠兒四個篦箕又有別子剔帚一雙替子共是十一件家伙纔把定哥頭髮放散了用手去前前後後左邊右邊摘暎摸索捏了一遍纔把篦箕篦上兩三篦箕貴哥在傍邊喏一聲那女待詔說

勿其意磨口見關君言道夫人頭臉氣色及時主有喜事臨身貴哥插嘴道麼在幾時得喜女待詔道只在早晚之間主有非常喜慶定哥道朝廷沒有覃恩我又不討封爵有甚麼非常的喜事女待詔道該有個得活寶的喜氣貴哥插嘴道除了西洋國出的走盤珠緬甸國出的緬鈴只有人纔是活寶若說起人時府中且是多得緊夫人恰是用不着的你說甚麼活寶不活寶女待詔道人有幾等人物有幾等物寶有幾等寶活也有幾等活你這姐姐只好躲在夫人跟前拆白道綠嚇五眩三那曾見希奇的活寶來定

哥心中雖是熱燥得緊只是口裏說不出來貴哥又問女待詔道你今日來篦頭還是來獻寶定哥便把女待詔推了一推道小妮子多嘴饒舌你莫聽他貴哥便向女待詔聽了一聲女待詔道要活寶時儘有只怕夫人不用貴哥道夫人正用得着這活寶定哥道還不噤聲誰許你多說貴哥道我站在此禁不住只我且站遠些個說罷洋洋的走過一邊定哥便道婆子我且問你那人幾時見我來有甚話對你說你怎麼大膽就敢替他來誘騙我女待詔道夫人勿罪待老婆子細細告訴夫人前個月那一日夫人立在

猜謎

執渶

朱簾下邊瞧着那往來的人，恰好說的那人，打從府門過看見夫人容貌，便歎道天下怎麼有這等一个美人，倒被別人娶了去，豈不是我沒福。定哥笑道這不是那人沒福，貴哥聽得又走來插嘴道不是那人沒福，是誰沒福。女待詔道是我婆子沒福。貴哥道怎麼是你沒福。女待詔道若是夫人不曾出閣，我去對那人說，做上一頭媒，豈不撰那人百十兩媒錢。貴哥道夫人倒肯作成你撰百十兩銀子，只怕那人沒福受享着夫人。定哥道他承演天潢，官居右相，那里少金釵十二，粉黛成行，說他沒福，看來倒是我沒福女

待詔道夫人乾淨殺得人只是那人情重眼睛裏不輕意看上一个人夫人如何得没福一邊說一邊笑頭三个人說得火滚般熱竟没了一些避忌這定哥歡天喜地開箱子取出一套好衣服十兩雪花銀賞與女待詔道婆子今日覓得頭好權賞你這些東西我日後還要重重酬你女待詔千恩萬謝收藏過了說附着定哥耳朶說道請問夫人還是婆子今日去約那人來還是明日去約他定哥面皮通紅答應不出貴哥道老虔婆作事顛倒說話好笑今日是一個黄道大吉日諸様廝稱前況且那人數日前就着眼

過了頭辜
知得殺奈

的同夜他心裏好不急在那裏你如今忙忙去約他晚上來他還等不得日落西山月升東海怎麼說個一明日定哥笑道痴了頭你又不曾與那人相處幾時怎麼連他的心事先瞧破來貴哥道小妮子雖然不曾與那人相處恰是穿鐵草鞋走得人的肚子通完哥又冷笑了一聲低頭弄着裙帶子女待詔道孩子如今去約那人丈人把甚麼物件爲信貴哥將定哥一枝鳳頭金簪拿在手中遞與女待詔那曾見有何好處

替子金出自異邦色與火赤細抽絲攢成雙鳳狀

若天生頂上嵌猫兒眼閃一泒光芒衝霄耀日。口中銜金剛鑽垂兩條珠結。似舞如飛常綰青絲好像烏雲中赤龍出現。今藏翠袖宛然九天降丹詔前來這女待詔將着這一件東西明是用消除孽障救苦天尊解散相思五瘟使者

貴哥把篦兒遞與女待詔道這個就是信物了。定哥笑道這妮子好大膽擅動我的首飾貴哥笑道小妮子頭一次大膽望夫人饒恕則個定哥道饒你饒你女待詔歡天喜地接着篦兒出門一徑跑到海陵府中海陵正坐在書房裏面女待詔便走到那里朝着

海陵道老爺恭喜老爺賀喜海陵道我託你的事如今已是七八日了我正在此惱你你今日來賀恁麼喜女待詔道老婦人如今不做待詔了是一個撿定三秦扶炎劉的韓信臨潼門寶尊周室伯子胥懷揣令青兵符來救那困圍城的烈丈夫怎麼還說個惱字海陵欣欣然道早知你幹成了功勞卻是錯怪了也那女待詔把前前後後的話細細陳說了一遍纔向袖中取出那同心結的鳳頭簪兒遞與海陵道這便是皇王令旨大將兵符一到即行不許遲滯獻喜得那海陵滿身如蟲鑽虱咬麻酥骨軟坐立不牢站

這事虧着你了只是我甚麼時候好去從那一條路入卿女待詔道黃昏時候老爺把幅巾籠了頭穿上一件緇衣只說夫人着婆子請來宣卷的尼姑從左角門進去萬無一失海陵笑道這婆子果然是智賽孫吳謀欺陸賈連我也走不出這個圈套了忙取銀二十兩賞他女待詔道前日送與貴哥的寶辰珠釧貴哥就送與夫人作聘禮了老爺今晚過去須索另尋兩件去送與他海陵道環兒釧子我還有兩對比前日的更好原留着送夫人的夫人既收了那兩對我晚上另帶這兩對去送與他你須先和他約會一

海是送衣
分付打緊

個端正後頭好會常來往女待詔應允去見定哥把海陵的說話回復了一遍定哥滿面堆下笑來吁貴哥送他出門囑付道師父早些來女待詔一頭走悄悄地對貴哥說完顏老爺再三囑謝你說吡上另有環兒釧子送你比前日又好你須要溫存撫惜他不要只推在夫人身上貴哥吁了一聲道好一个包前包後的馬百六兩下散去看看天色晚了定哥便分付前後關門男婦各歸房去大小侍婢俱各早早歇息不許東穿西走只留貴哥一个在房伏侍不覺譙樓鼓響遠寺鐘鳴道海陵㬎了徒单夫人一個從人

也不帶着獨自一个走到女待詔家中敲門叫道待詔在否只見女待詔提了一盞小燈籠走將出來開門看見海陵黑魆魆的獨自立在街上便道請進來坐坐去海陵道這是什麼時候了還說坐坐女待詔道譬如他那里還不掇架子怎的這般性急海陵笑一聲攜了手就走女待詔道放尊重些不要連累子也取笑兩个提着這盞小燈籠遮遮掩掩走到烏帶府衙角門首輕輕敲上一下那裏面走出一个丫鬟也拿了一碗小紗燈兒迎門相叫海陵走進門去丫鬟便一地裏掇上了門女待詔扯扯海陵道顏師父

道个俺是賁哥姐姐海陵聽了女待詔話便手揣着
揣謝了賁哥又在袖子裏取出兩雙環共銅與他道
屢勞姐姐費心這物件權表寸心望姐姐勿嫌輕薄
女待詔從傍捧撥道老爺仔細看一看不要錯認了
若論這般一个好姐姐就受老爺這聘禮也不爲過
海陵笑道原來姐姐錯愛幾敢唐突若論小生這般
人物豈不辱莫了姐姐女待詔道老爺不必過謙姐
姐不要害怕你兩个何不先喫個合卺杯兒海陵道
婆婆說得極是只是酒在那里杯兒在那里女待詔
掰着他兩个的頭道好個不聰明的老爺杯兒就在

嘴上安酒就在嘴裏你兩个香噴噴美甜甜受一个
嘴就是合卺盃了海陵道果是小生呆蠢見不到此
便撲着貴哥要與他做嘴那貴哥扭頭扭頸不肯順
從被海陵摟胷抱住左旁右奈貴哥抝不過只得做
了個肥嘴海陵就用出那水磨的工夫頰哑咬咬爹
時還不放鬆女待詔笑道好姐姐酒便少喫些莫耍
貪孤與醉了撒酒風海陵便照女待詔肩胛上拍一
下道老虔婆一味胡言全不幫襯正事三个人說說
道道走到定哥房中只見燈燭輝煌盃盤羅列珍羞
畢備水陸兼陳恰便似會親見禮男男女女鬪新鞋

慶喜芳筵色色般般堆美品，海陵近前下拜，定哥慌忙答禮，分賓主坐下，女待詔道：今日該坐牀撒帳，你兩个又不是親家翁，如何對面坐着？拖定哥過來坐在海陵身邊，貴哥嘻嘻地笑道：你幾做媒婆又做提孩婆了，海陵道：這個叫做一當兩，大家免思想他兩個並肩同坐，一遞一盃，席前各叙相慕之意，女待詔坐在傍邊，左斟右勸，貴哥捧着酒壺，立在椅子背後看他們調情肩口，覺得臉上熱了又冷，冷了又熱，約莫酒至半酣，女待詔道：歡娛夜短，寂寞更長，早結同心，莫教錯過，便收拾過酒肴几案，拽上了門，關自和

貴哥去睡了。他兩个携手羅帳，各逞風流，解扣輕摹，卸衣交頸，說不盡百媚千嬌，魂飛魄蕩。正是

春意滿身扶不起，　一雙蝴蝶逐人來

顛倒約有兩個更次，還像鰾膠一般，不肯放開。兩个狂得無度，方纔合眼安息。那女待詔也鼾鼾的睡着不醒，只有貴哥一个聽他們一會，又走起來瞧他們一會，耳聞目擊這許多侮弄的光景，弄得沒情沒緒，輾轉無聊，眼也合不上。看看譙樓上鐘鳴漏盡，画角高吹，貴哥只得近前叫道，雞將鳴矣，請早起身，以圖再會。海陵從睡夢中爬起來，披衣就走。定哥也披了

衣服要送海陵海陵叫他將息不要他起來定哥分付貴哥好好送爺出去你就進來貴哥便掌了燈悄悄地一重重開了門送海陵海陵走得幾步見側邊一間廂房淨蕩蕩沒有人便摟住貴哥求歡貴哥道大人極是疑心重的我進去得遲他豈不怪海陵道你是有功之人夫人也要酬謝你的定不作難一頭說一頭就拖了貴哥走進廂房恰好有舊椅子一張靠着壁邊海陵就那椅子上與貴哥行事原來貴哥年紀只得十五六歲烏帶雖是看上他幾番要偷摸他怕着定哥不曾到手他只暇見定哥與海陵這般

恩愛只道怎地快樂所以欣然相就不道初時如此疼痛連聲告饒海陵亦愛惜他不敢恣意卻又捨不得放手摩弄多時纔出角門而去卻說定哥見貴哥送海陵去許久不轉疑有別事忙忙的潛蹤躡足立在角門裏等他見他慢慢地轉來便將身子影在黑地裏聽他說些甚話只見他一路關門口裏喃喃的說道這樁事有甚好處卻也當一件事去做他真是好笑一頭說一頭笑望房裏走只道沒人聽見不料定哥影着身子跟着他走到房裏轉身去關房門纔看見定哥立在房門外嚇了一跌羞得當不得定哥

[illegible]是作僣

扶他起來道你和他幹得好事我都瞧見了貴哥道
並不幹甚麼事定哥道你看到那里去若是別一个
我實是容不得他是你引進來的果然不比我那濶
物如今正要和他來件難道倒多你不成只是你日
後不要借我的先頭貴哥道小妮子安敢僭先只望
夫人饒恕說畢大家歡歡喜喜坐到天明不題從此
以後海陵不時到定哥那里遊耍作樂貴哥和定哥
兩个就像姊妹一般不相嫌忌漸漸的侍女們也都
知道只是不敢管他閒事所不知者烏帶一人而已
光陰似箭約摸着往來有數個月海陵是漁色的人

又尋着別個主兒去弄奇好一程不到定哥這里道定哥偷垂淚眼懶試新粧冷落樓臺埋怨恨悔叫貴哥着人去尋女待詔要他寄個信兒與海陵催他再來那女待詔又病倒在牀上走來不得定哥捺不住那春心鼓動慾念牢騷過一日有如一年見了烏帶就似眼中釘一般一發惹動心中煩惱沒法計較家奴中有个閹乞兒年紀不上二十歲且是生得乾淨活脫定哥看上了他又怕貴哥不肯不敢開言凑着貴哥往娘家去了便輕移蓮步獨自一个走到廳前只做叫閹乞兒分付說話就與他結上了私情怎見得

一个是幽閒作曠一个是女色初侵幽閨作曠有如餓扁擒魚女色初侵好似蒼鷹逐兎鴛鴦枕上羅襪縱橫翡翠衾中雲鬟散亂定哥許多欲爲之興趣此際方顯乞兒一段鏖戰之精神今宵畢露

惟願同心天地老何妨暮暮與朝朝

如此往來非止一夜一日貴哥回來看見定哥容顏不似前番愁悶便問那人是幾時來的定哥道那人何曾肯來不是跳槽來是奉命往他方去了我日夜在此想你怨你你爲何今日纔回貴哥道夫人如何

是想我如何是怨恨定哥道虧你引得那人來這便是想你那人如今再不來這便是怨你貴哥見定哥這樣說話心中有七八分疑惑只是不敢問停不倏時定哥叫貴哥到房中要對他說些甚麼話却又臉紅了不說半吞半吐的來什了嘴貴哥立了一會只得問道夫人叫喚小婢了來畢竟要分付些話怎的又不開口定哥歎口氣道你去得這幾日我甚下一樁事在這裏要和你商議故此叫你來又至你到我跟前我又說不出了貴哥道夫人平日沒一句話不對小妮子說的怎麼今日這樣含糊疑慮定哥道我

不好說得我受了乞兒的虧貴哥道乞兒不過是撥化無賴的人受了他虧夫人若肯饒他便不打緊若不肯饒他着當直的送到五城兵馬司打你一頓板子重重的枷伽示他兩三個月就出氣了定哥道不是這個乞兒所以要和你計較一個長便貴哥道不是這個乞兒却是那個乞兒定哥道是家中的閒乞兒貴哥道若是閒乞兒衝撞了夫人一發好發治的了夫人自己不耐煩打他也不消送官府只待老爺回來着着實實的打他幾百趕逐他離了府門就勾了有甚麼長便短便要討較得定哥附着貴哥的耳

孫道不是這般說話數月前我被閻乞兒强姦了不好對別个說得只等你回來和你商議一個長便貴哥笑道府中規矩從來不許男子擅入中堂便是那人來也有個女待詔做孝頭小姐子做那力纔走得進來這狗才怎的敢闖進繡房强姦夫人真是夫人受虧了這狗才的膽不知是怎麽樣大的但不知他是日間闖來的是夜間闖來的定哥的臉紅了又白白了又紅羞慚滿面道不瞞你說是夜裏進來的貴哥笑道據夫人說來是和姦不是强姦了不要說乞兒有罪連夫人也有個罪了定哥道我睡着在床上

說得千穩
妙入神

不知他怎地走將進來把我騙了定哥笑道這個木
倒是個啄木鳥定哥也笑道他怎的是個啄木鳥貫
哥道小妮子聞得那啄木鳥把尖嘴在那樹上啄了
幾畫搖了幾搖那樹木裏頭的蟲豸兒自然做出來
等這鳥兒吃夫人的房門謹謹栓上的房中又有件
耍們相伴着不知這狗才把甚的在夫人門上畫得
幾畫搖得幾搖夫人的房門就自開了曾不是個啄
木鳥定哥笑道好姐姐你又來取笑我實實與你說
那人許久不來我心裏着實怨他你又不在家中沒
有一个知我心的我冷落不過故此將就容納了乞

兒你如今既回來我就斷絕了他再不許他進來就是貴哥道蕭停律律法和姦也合杖斷夫人這說話正合着律法但憑夫人自家裁處只怕那蚕兒不肯盤又要鑽出來湊着他兩个正在說話貴直的報說鳥帮回來大家驚得面如土色忙忙出去迎接不在話下當時定哥雖對貴哥說了這一番心中却不捨得斷絕乞兒依先寧寧地避着空見幹事只不敢適宵作樂貴哥明知其事也只做不知不去發破他婢中有个小底藥師奴一日撞過定哥和乞兒在軒廊下說話跑來告訴貴哥貴哥叮囑他叫他不要多管孩

夫人責罰故此小底桒師奴也不對人說乞兒常當
來撩撥貴哥要圖貴哥打做一家貴哥只是不理他
一日乞兒張着眼錯把貴哥一把摟住了要喫嘴被
貴哥罵道你這狗才身上惹下了凌遲的罪兒還不
知死活又來撩我我說出來時只怕你這狗才死無
葬身之地那乞兒喫了這一場搶白暗暗對定哥說
纔絕了這個念頭再不敢來調弄貴哥後來海陵即
了大位烏帶遷做崇義節度使每遇元會生辰使家
奴葛魯葛溫詣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兩宮太
后起居海陵一見貴哥就想起昔日的情意因貴哥

詞氣行正
航飾兩非

情狀

傳語定哥趙氏古天子廢舊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當以汝爲后貴哥歸其以海陵言告定哥定哥笑道少時醜惡事已可恥今兒女已成立豈可更爲此事以貽兒女羞蓋與閼乞兒相得不忍捨之也海陵聞其言又使人對定哥說道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烏答補爲辭說彼常侍其父無隙可乘海陵即召烏答補爲符寶祗候定哥與貴哥商議道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酒醉令家奴葛魯葛溫縊殺烏帶時天德三年七月也烏帶死海陵僞爲哀傷以禮厚葬之使小底藥師奴傳言定哥告以

辦之之意定哥將行貴哥爲從小底藥師奴葦之曰夫人行矣閒乞兒何以爲情定哥懼其洩于海陵也以奴婢十八口賂之使無言與閒乞兒私事定哥入宮海陵冊爲娘子貞元元年封貴妃大愛幸許以爲后賜其家奴孫梅進士及第海陵每與定哥同輦游瑤池諸妃步從之閒乞兒以妃家舊人得給侍本位後海陵變倖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海陵海陵佯爲不聞而去定哥益無聊賴欲復與乞兒通乃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

婦人亦知效揚作亂取智耶

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我耶定哥欲以計納乞兒于宮中恐閽者察其隱乃先令侍兒以大篋盛褻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宮閽者索之見篋中皆褻衣閽者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閽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爾故玩視何也我且奏聞之閽者懼甚死罪請後不敢再視定哥乃使尼以大篋盛乞兒載入宮中閽者果不敢復索乞兒入宮十餘日定哥得恣情歡謔喜出望外然樂不可極不得已使衣婦人衣雜諸侍婢抵暮混出貴哥聞其事以告海陵海陵乃縊死定哥棲擒乞兒及比丘尼皆伏誅封貴哥莘國夫人小

底蘇師叔以匿定哥為事枕言五十後亦賜死死妃
石哥者定哥之妹祕書監文之妻也海陵與之私欲
納之宮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海陵謂按都
瓜曰必出而婦不然我將別有所行按都瓜以語文
文難之按都瓜曰上謂別有所行是欲殺汝也豈以
一妻殺其身乎愚痴諒不至此文不得已乃與石哥
相持慟哭而別是時海陵至中都迎石哥于中都納
之一日海陵與石哥坐便殿召文至前指石哥問道
卿還思此人否文答道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
是路人微臣豈敢再萌邪思海陵大喜道卿為人大

忠厚乃以趣聾所不之妻擇特憫償之使爲夫婦及定哥縊死遣石哥出宮不數日復召入封爲昭儀正隆元年封柔妃二年進封麗妃昭媛察八者姓耶律氏嘗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聞其美強納之封爲昭媛以蕭堂古帶爲護衛察八見海陵寵御甚多每以新歡間阻舊愛不得已曲意承歡而心實戀戀堂古帶也一日使侍女以軟金鵪鶉袋子數枚題詩一首遺蕭堂古帶詩云

一入深宮盡日閑　思君欲見淚闌珊

今生不結鴛鴦帶　也應重過望夫山

堂古帶得之懼稱及巳詔告往河間驛無何事覺海陵召問之堂古帶以實聞海陵道此非汝之罪也罪在恩汝者吾爲汝結來生緣乃登寶昌樓手刃察八墮樓下死諸后妃嬪御莫能仰視并誅侍女之遞柬金鵝鶒袋者海陵殺諸宗室擇其婦女之美者皆欲納之宮中乃諷宰相道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徒單貞以告蕭裕蕭裕道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紜奈何復爲此耶徒單貞以其語復海陵海陵道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巳意諷蕭裕必欲裕等請行此事貞不獲辭乃對裕

說道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禍將及矣蕭存道並不肯已維上擇一人納之徒單貞道必須公等白忠裕知不可止乃具奏遂納秉德弟紇里妻高氏宗本子莎魯剌妻宗固子胡里剌妻胡失來妻又納叔曹國王宇宗敏妻阿懶于宮中貞元元年封爲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尊行不可乃令阿懶出宮而封高氏爲修儀加其父高邪魯瓦輔國上將軍母完顏氏封密國夫人又宋王宗望女壽寧縣主什古梁王宗弼女靜樂縣主蒲剌及習撚宗雋女師姑兒皆海陵從姊也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太傅宗本

女也為海陵再從姊妹、表兄張定安妻奈剌忽麗妃姊蒲魯胡只皆有夫、惟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恥、使高師姑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內中莎里古真色最美而善淫、高師姑對他說道、上之好美色汝所知也、汝之美、至上能舍汝乎、至上于汝為再從姊妹、出閤之日、服制絕矣、相遇猶路人然、汝胃不入侍于上、以博恩寵、莎里古真笑而從之、入見海陵、海陵幸之、竭盡精力、博得古真一笑、次日以其夫撒速近侍局直宿、海陵謂撒速道、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于家、當令宿于妃位、撒速默然不敢出一語

每召古眞入海陵必親伺候于廊下立久不至則坐于高師姑膝上以望之高師姑道陛下尊爲天子富御滿前何勞若如此海陵笑道我則以天子爲易得耳此等期會乃不貴也莎里古眞一至則捧持撫揉無所不用其極惟恐古眞之不悅已然古眞在外頗恣淫佚恃寵笞決其夫其夫亦不能制見宮中尊貴人之有才者及美貌而饒於淫具者必招徠之與之交合不以爲恥海陵聞之大怒道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我者乎怒甚氣咽不能言莎里古

力海陵之恐阿莎里古眞元哥之命作丁那紀取徘百天子也

眞恬不爲意嘻嘻的道我只笑爾焉能耶海陵又大怒遣之出宮後復思之屢召入焉其妹餘都牌印松古剌妻也海陵嘗私之謂之曰汝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屛莎里古眞多矣餘都恚曰古眞既有貌陛下何不易其肌膚作一全人海陵道我又不是閻羅天子安能取彼易此餘都道從今以後妾不敢復承幸御矣海陵慰之曰前言戲之耳汝毋以戾言爲實而生怨恚也進封壽陽縣主出入貴妃位又使内哥召什古出入昭妃位什古者將軍孛剌哈速妻也孛剌哈速豐軀偉幹長九尺有奇力能扛鼎氣可吞

牛，一夕常淫二三娼不則，滿身燃，撒躍然，必提撥靣物，以洩其氣，每與什古交合，什古輙嬌顫淋漓，時與日欲死後因尾軸附遂從征陣亡，什古不耐寡，作送與門下少年相尋楔不得意少年，乃覓淫藥傳之道，背不倦，什古笑道，今日差强人意，後有加之者，遂惜少年爲差。强人以笑海陵聞什古之淫蕩也，遂使內哥傳語什古道，爾風流自宕冠絕一時，然沉溺下僚，未見風流元帥，豈不虛負先生於上，恐尊丸瓜，係出大僚，爾何不將當一條分沾雨露，以自快乎，什古笑道，至上嫌，集，原不能放尾軸學遵之半，况且，後宮森列

何必召妾，內哥道，主上屬意尔久矣，儻若不往，恐上怒不測，什古不得已，乃入宮焉，海陵乘其未至，先于小殿緩位，置琴阮其中，什古來朝見，畢，海陵携其手，坐于膝上，謂琴操阮以悦其心，進封昭寧公主，適檢洞房春意一冊，戲道，朕今背與汝將此二十四勢次第試之，什古笑道，陛下既欲挑戰，妾敢不為應兵，海陵未盡其勢之半，意欲少息，什古抱持道，陛下可謂善戰矣，第恨其少弱耳，海陵恧然道，尾刺略迷之具何如，什古道，大異于是，海陵不悦道，汝齒長矣，汝色衰矣，朕不棄汝，汝之大幸，何得云爾，什古赧然而

罷。翌日出宮，潜以其狀對少年說道帝之交合，累有傳授，非空得也。少年不羨，以其語洩之于人。人笑謂少年道：「帝今作羞澀人矣。」奈刺忽者，蕭只皆剌赤女也。條美潔白，見者無不嘖嘖。及笄，嫁于節度使張定安爲妻。定安爲海陵表兄，海陵未冠時，常過定安家嬉戲，與奈刺忽同席接談，謔笑竟日，遂與之私。無何，張定安受熙宗命，出使于宋。海陵與奈刺忽通宵行樂，遂如夫婦，房中侍婢無得見者。不料熙宗詔海陵赴梁王軍前聽用，海陵只得辭別奈刺忽而去，不復再見。直至即位，方纔又召奈刺忽出入宮妃位女

使闒懶有夫在外海陵欲幸之封以爵君召之入宮惡其有娠乃命人煎麝香湯躬自灌之直揉拉其腹闒懶欲全性命乃乞哀道苟得乳娩當不舉以侍陛下海陵道若待大產則汝陰寬衍不可用矣竟挼墮其胎越數日幸之闒懶惡路不淨海陵之陽濡染不潔闒懶覷而笑作口號道

禿禿光光一個瓜　忽然紅水浸根芽
今朝染作紅瓜出　不怕瓜田不種他

闒懶笑而答道

淺淺平平一個溝　鯽魚在內恣遨遊

誰知水滿溝中淺　變作紅魚不轉頭

海陵又道

黑松林下水瀰漫　點點飛花落滿川

魚嚙桃浪逝春水　衝破松林一片煙

閑懶又答道

古寺門前一個僧　袈裟紅映半邊身

從今撇却菩提路　免得頻敲月下門

海陵笑道爾可謂善于應對矣蒲察阿虎迭女又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幼養于遼王宗幹府中及笄而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伏誅又察當連坐太后使

梧桐請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遂白太后欲納之太后道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至于成人帝雖舅猶父也豈可爲此非禮之事海陵屈于太后而止又察跌宕喜淫不安其室遂與完顏守誠有姦守誠本名遏里來芳年淑艾白皙過人更善交接又察絕愛之太后竊知其事乃以之嫁宗室安達海之子乙刺補乙刺補不勝其忿又察日與之反目海陵不知其故數使人諷乙刺補出之因而納之太后初不知也又察思念守誠愁眉不展每侍海陵強爲笑樂轉背即詛詈不已偵者以告海陵海陵怒道朕乃不

如完顏守誠耶律迭㩴殺守誠欲併殺叉察叉得太后求哀乃釋放出宮無何叉察家奴告叉察屑守誠之死日夜咒詛語涉不道海陵乃自臨問貞叉察道汝以守誠死詈我耶守誠不可得見矣假令今汝得見之遂殺叉察而分其屍太宗正阿里虎其漸迷使乃元妃之妹也尤有姿色而持身頗正冊入見元妃留宿於宮中迨晚海陵強之同坐飲宴漸迷婉正色闢拒退食於元妃之幕將周身衣服謹密牢結坐而不臥以防海陵之辱已果然譙樓鼓急畫角聲催銀釭半滅半明神思作睡作倦海陵突至强抱求歡蒲速

硃再三不覺海陵愛還不已相持相拒　及更餘海
陵乃以力制之忽發如雷聲如乳虎喝　侍婢共扶
持之盡斷其中身衣帶蒲速碗氣索力疲支撐不住
叫不得撞天的寬屈只得緊閉着雙眼放開了兩手
任憑着海陵百謔千嘲千抽萬迭就像喉嚨氣斷死
了不得知的一般這海陵像心像意侮弄了許多時
節見蒲速碗沒有一些兒情趣到也覺得沒意思興
盡而去元妃問蒲速碗道妹妹你平昔的與在那裏
去了今日做出這般模樣蒲速碗道姐姐你可是有
人氣的古來那娥皇女英都是未出嫁的女子所以

明見決大也不居代心中未了之婦詭卻

奇晃把他嫁得舜哥天子，我是有丈夫的，若和你合着個老公，豈不惹人笑殺，這姐姐也做人不成了。元妃道：事到其間，連我也做不得主，俗語說得好，只好隨鄉入鄉，那里顧得人笑恥。蕭蓮硯道：姐姐，你說得好話兒，這話兒只當不說罷，世上那有百世太平，千年天子，你倘或被人凌辱，你心裏過去得否？元妃條沮不出一聲，過了一夜，次日早晨，蕭蓮硯辭朝歸去，再不入宮朝見，雖是海陵假托別樣名目來宣召他，他也只以疾辭道：臣妾有死而已，不能復見娘娘。海陵亦付之無可奈何也。張仲軻者，幼名牛兒，乃市井

無賴小人慣說傳奇小說雜以排優詼諧語爲業其舌尖而且長伸出可以舐着鼻子海陵嘗引之左右以資戲笑及即位乃以爲秘書郎使之入直宮中遇景生情乘機謔浪略無一些避忌海陵嘗與妃嬪雲雨必撤其帷帳使仲軻說淫媟語于其前以鼓其興或令之躬身曲背襯墊妃腰或令之調揉淫藥撫摩陽物又嘗使妃嬪裸列于左右海陵裸立于中間使仲軻以絲繩縛己陽物牽拽而走遇仲軻駐足之妃即牽竟嬲弄仲軻從後推送出入不敢稍緩故凡妃嬪之陰仲軻無不熟覩之者有一室女節年穉齒穉

美而捷于庖我海陵嘗之每每與健娃侍湛罈時輒指是女對仲軻詭道此兒弱小不堪受大舍弘狀姑待之不忍見其痛苦仲軻呼呼萬歲一日海陵晝醉隱几而臥仲軻聲息于簷下此女恐海陵之寤提裙躍其肩海陵驚醒醉眼朦朧見是此女即摟抱於懷逐棄輿幸之竟忘其質之弱年之小也此女果不能當滂洄交下海陵怵授出其陽女陰中血流不止海陵憐惜之呼仲軻以舌舐其血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海陵再三強仲軻舐之女羞縮自起而止海陵引仲軻道汝亦嘗有男子并無陽者朝朝暮暮見朕與

妃嬪將嚴汝之陽亦崛强否汝可脫去下衣俾朕觀之仲軻道殿陛尊嚴宮闈謹肅臣何等人敢裸露五形以取罪戾海陵道朕欲觀汝之陽物罪不在汝朕不汝責仲軻叩首求免海陵勑內竪盡褫其衣仲軻俯身蹲踞于地以雙手掩于胯前海陵又勑內竪以繩綁縛仲軻仰卧于櫈上其陽直竪而起亦大而長僅有海陵三分之二諸妃嬪見者皆掩面而笑海陵道汝等莫笑此亦人道耳設使室女當之未必不作痛也妃嬪又笑久之見其痿縮不舉始釋其縛又嘗召侍臣聚于一殿各露其積以相比並大者列爲基

陽飲不可析

此於何世界

二語亦妙

一班賞以雜殺不用宮女一人給與陽從乎畢一面中者列為第二班賞以布鈔百錠給與陽伯牙牌一而不及二等者為最下不入選除正殿朝參奏事大請宴賞依次敘爵外凡入宮直宿內殿賜飲即不論官爵崇卑悉照牙牌列成班次以為笑樂維從單貞亦不能免百人之中與海陵相伯仲者居其一次叔事海陵者居其二奴視海陵者百不得一也時人為謠歌云

朝廷做事忒與陽　自做銓司開選場

政事文章俱不用　惟須胯下硬帮帮

那些言直傳到海陵耳朶裏海陵也只當不得知一味頭只是作樂淫諸不要說起那宮中嬪御就是宮庭婦人曾蒙幸者有海陵也列在宮人數内雖有丈夫的皆分番出入聽其淫亂海陵還不足意欲把這些婦人隨意幸之限于更番不便乃盡遣其丈夫往上京去了恰把這些婦人都留在宮中宵宵行幸即令撤蔽去幃帳教坊司近前奏樂幸已方止再令奏一幸必及數嬪徒以盡己之興而諸嬪皆不得所欲人人嗟怨皆幸室女必來與狎昵不顧女之創痛有不遂其情者令紀犢奉制其手足使不得動審與抱

嬪同坐必自擲一物于地使近侍尋覓之倘覩者殺又誡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刓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兩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告者賞錢百萬男女會辨互相觸先舉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有梁琉者本大臭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琉性便佞善迎合人意海陵特見寵信言無不從琉嘗構求海上仙方遠覓與陽異物修合媚藥以奉海陵海陵試之頗有効驗益肆淫蠱中外嬪御婦女殆數萬人猶恨不得絕色以逞心意琉乃極言

東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道汝試言其容止琉眞哉髮膩理姿質纖濃體欺皓雪之容光粹萃英華之濯艷顧影徘徊光彩溢目承迎盼睞舉止絕倫智算過人歌舞出衆海陵聞言大喜自此決南征之意將行命縣君高師姑賚貯紫綃帳書石床鵾鵠枕郝鏖褥神絲綉被琵琶幕紋布巾帳輕疎而漠視之如無所礙雖屬隆冬而風不能入盛暑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乃鮫綃之類床文如錦繡石體甚輕郅支國所獻枕以七寶合爲麒麟褥色殷鮮光軟無比云是郝鏖獸毛所爲出自句驪國被綿三千

鬟髻，仍間以奇花異葉，上綴靈粟之珠，如栗粒，五色輝煥，其幕色如琵琶錦，三丈長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疏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漏濕，云以鮫人瑞香膏所傳故也。紋布巾，即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如綿，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不生垢膩，乃得自鬼谷國者，後得劉貴妃嘗用之。

[illegible]

更瑩九玉釵，鑷忽舉，如意玉，龍綃衣，龍茸紫拂，釵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犀圓如彈丸，帶之令人蠲忿怒，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是通明之象，衣重無一二兩，傳之不盈一握，拂色

紫如烟樾可長三尺斲水晶爲柄刻紅玉爲環紐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於堂中則日無蠅蟲夜無蚊蚋揚之爲聲則雞犬無不驚逸垂之涸潭則蟒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則成瀑布燒燕肉燻之則焞焞焉若生雲霞云得于洞庭湖中者侯得劉貴妃則以賜之海陵件件色色都打點端正不想探事人來報說劉貴妃已辭世矣海陵好不痛惜忙傳下號令說甚麼宋特把飽死屍也擡來照一照完了心中一念這纔是

生前不結歡喜帶　死後空勞李少君

此豈漫世
中皆見封
婦人儀者
天亡正氣
首白人心
自古同

世宗時為濟南尹夫人烏林荅氏玉質冰膚體氣馥郁綽約窈窕轉動照人海陵聞其美思有以通之而烏林荅氏端方嚴整無隙可乘一日傳旨召之世宗忿忿抗旨不使之去烏林荅氏泣對世宗道妾之身王之身也一應不再妾之志也寧肯為上所辱事妾不應召則無君王不承旨則不臣上坐是以殺王王更何辭以免我行當自勉不以累王也世宗涕泣不忍分離烏林荅氏毅然就道一路上凄其淚對無以為情行至良鄉地方乃將周身衣服縫紉固密題詩一首于衣裾上遂自殺詩云

世宗蓄力事　君心狠似狼
克狂圖快樂　淫逆滅綱常
我奴身無辱　夫存姓亦香
敢勞傳音客　持血報君王

烏林荅氏既死使者以計聞海陵偽為哀傷命歸其櫬於世宗世宗發櫬視之面色如生血凝喉吻撫屍痛慟以禮葬焉後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蓋以烏林荅氏之死節也此是後話按說海陵大舉南侵造戰船於江上毀民廬舍以為材煑死人膏以為油費財用如泥沙視人命如草菅既發兵南下群臣

困萬民之塗怨立曹國公烏祿爲帝即位遼陽改名雍改元大定遂降海陵爲王海陵聞之歎道朕本欲削平江南然後改元大定今日之事豈非天乎因出素所書一看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諸將謀歸師北還至瓜洲浙西路都統制耶律元宜等謀弒之箭入帳中海陵以爲宋兵追至及視箭曰此我兵也欲取弓還射忽又中一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斫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妃嬪等數十人皆遇害後世宗數海陵過惡不當有王封土不當在諸王塋域乃降廢爲海陵王復降爲庶人改葬

于西南四十里後人有詞嘆云

世上誰人不愛色　惟有海陵無止極
未曾立馬向吳山　大定改元空歎息
空歎息　空歎息　國破家亡回不得
孤身客死倩人憐　萬古傳名爲逆賊